

傾聽恆河的

歌唱～



／ 郭惠珍居士 講

郭惠珍居士講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佛陀教育基金會敬印

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

輟轉流通者回向偈曰

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

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

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

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

讀誦受持人 輟轉流通者

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

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

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

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恭印三千一百冊

「傾聽恆河的歌唱」

發行人 ☐ 孔服農

出版者 ☐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

地址 ☐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五號一樓

電話 ☐ (〇二) 三九五一一九八

劃撥帳號 ☐ 〇七六九四九七九

戶名 ☐ 佛陀教育基金會

贈送處 ☐ 佛陀教育基金會附屬華藏講堂

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五號三樓

電話：(〇二) 三九五一一九八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

贈送品・歡迎翻印・功德無量

敬請
常念

南無阿彌陀佛・求生淨土
南無觀世音菩薩・消災降福

前言

郭惠珍醫師是一位熱誠盡職的腫瘤科醫師，其慈悲與虔誠，不但給予病患鼓勵，給予健康者警惕，更感動了無數人學佛念佛。本文即是其對中原大學慧智社同學的演講，內容感人肺腑。尤其是郭醫師在得悉自己也身患腫瘤（癌症）的情形下，抱病上臺，現身說法，以無比堅定的念佛信願，當眾宣布自己罹患重病的心境——「正好一心念佛，準備往生」，更是令人感佩讚歎。（該場演講後，郭醫師即離開工作崗位，入山修行。）

茫茫苦海中，我們總是貪著於眼前的一切，不肯捨離，在奔忙中庸庸碌碌度完人生，等到壽命終盡，望著即將逝去的人生，再來哀愁與無奈。諸位，您想過怎樣的人生呢？要如何才能超越生死的束縛呢？看完了本文，相信會帶給您極大震撼與省思，並協助您找到人生的歸處！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郭惠珍醫師 講

李宜玲文字整理

各位老師、各位學長：

末學到台上來，總是免不了一種慚愧和懺悔的心情，尤其現在眼睛往下面一看，大概都是老師比較多，所以更增加了末學的惶恐。首先說明一下，為什麼像末學這樣糟糕的人，可以到台上來對大家講話呢？這是由於一位病人的影響，所以每次一開始，總要對大家講一下這位病人的故事，以及這位病人讓末學了解的事情。我們常常要花很大的代價才能了解佛經中的一句話，甚至就是封面的第一句話。

這位病人是位大腸癌的患者，年紀才三十幾歲，她來到診察室時一直哭泣，當時我在腫瘤科還是試用的期間，由病歷知道她已經開過二次刀，但這個腫瘤又復發了，真是萬般無奈。她拚命地哭泣說不出話來，要求要知道醫師的家在那裏，想要到醫師家裏去私下談話，那一次下班以後，末學就到病房裏去看她，跟她談話，在談話中約略的跟她介紹一下佛法，沒有想到這一位病人在聽了以後，眼睛張得非常

的大，很激動地告訴我說：「為什麼過去從來沒有人告訴我這些？為什麼我煩煩惱惱的過了三十年？為什麼當我聽到的時候，我已走到了生命的末端？」雖然只是短短的幾句話，卻深深刺入我的心中，當時她哭了、我也哭了，慚愧不已。那時候雪公老恩師（李炳南老居士）還在世，每個星期三老人家講經的時間，平常下班以後，我多留在醫院裏面和病人談談話、講講故事，只有星期三因為要趕著聽雪公老恩師講經，晚上就不多逗留，她每次看我星期三歡喜要去聽經，就很羨慕的告訴我：「我真希望我也能夠去，可是我沒有機會了！」我說：「您也可以去啊！」終於她去了。那天去到慈光圖書館華嚴講堂的時候，看見她已坐在我的前面幾排，然而講經講到一半，她就摀著肚子，掉著眼淚從我旁邊走過去，因為那天她的腸子完全堵塞了，肚子痛得不得了，當她從我旁邊走過去時，我才突然了解到佛經中的開場白：「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」就由於她的影響，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我才不揣淺陋，比較積極的、急切的想要把佛法的重要告訴大家，把這種來自佛法的幸福告訴大家。這種幸福是財物買不到的，小偷也偷不走的，這一種幸福的感受，不論遇何境界，也不論他人是以世俗「福」或「禍」的眼光來衡量，我們內心還是充滿著平靜、光明和幸福。

曾經請教過學長，貴社這個學期研討什麼樣的經典或是什麼題目，許學長告訴我說是研究八大人覺經，那大家都看過八大人覺經，可能都會背誦了。第一覺悟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，四大苦空，五陰無我，生滅變異，虛偽無主。」雖然會背，可是心裏並不很相信它。雖然佛說「世間是苦」，是「無常」，而您可能尚覺得人生很快樂啊——每天早上起來就吃豆漿、燒餅，教授「當」人也「當」得不厲害，仰頭一看，啊！今天晴空萬里，人生多麼美妙！能如此，是平常泛泛的時候，然而這種時間很快就會過去的；假如，突然間，不再是晴空萬里，不再是百花齊放，那時候就要看看您的內心有沒有晴空萬里的胸懷，人生的考試很快就會到了。對於人生怎麼個苦法，只想對大家報告一下臨床上的體驗。因為我的每一個病人，他們都是我的老師，他們每一個人來告訴我一段佛教的道理，給佛經做一個印證，讓我死心塌地的來相信佛所說的每一句話，相信佛是「真語者、實語者、不妄語者」。

在醫院的時候，常常有病人會問我：「醫師妳幾歲啊？」我說：「三十二歲。」「結婚了沒有啊？給妳作媒。」我就會請問她：「請問您的日子過得很幸福是不是？」唉！竟然沒有一個人跟我說「是」！一直到後來，有一個病人，她患子宮頸癌，每次來看病的時候都化妝得非常的漂亮，手指、腳趾都擦指甲油，口紅也擦的很紅

。她每次來看完病就要給我作媒，她說：「我姪子在國泰醫院，人很不錯。」我問她：「妳真的過得很幸福是不是？」她說：「對呀！我的先生對我非常的好，我的孩子可以說非常的孝順，家境也很過得去。」過得非常愜意，真是不錯，很恭喜啊！這是末學聽到唯一說幸福的患者，真令人為她慶幸。因為平時病人一進到診察室，常是半哭泣、半哀訴地怨嘆：「醫師妳不曉得，我來做這個治療是跟人家借的錢，兒子非常不高興」，「唉！回去以後也沒人理睬我，病得久啊，人家就不願意照顧了，也沒有人會問：『爸爸，你吃飯了沒有？』」。不然就是說：「自從我得了這個病以後，我丈夫就拋棄了我。」大部份都是這種故事，不一樣的情節、差不多的內容，只有這一個病人最不得了，竟是過得幸福，真是非常的崇敬啊！然而，過沒多久，護士看了報吃驚地告訴我她說她自殺了！護士說：「報紙上寫了某某人在豐原某某圳一個大水溝被撈起來，她離家出走五天，後來就自殺了。」我說：「她不是過得很幸福嗎？唯一幸福的病人怎麼自殺了呢？」各位，大家要仔細想一想，為什麼在那個時候，先生的恩愛喚不回她一念想要活下去的心？為什麼孩子的孝順也不能叫她回頭？為什麼錢財買不到舒適的身心？先生再恩愛無法代受腹痛，孩子再孝順也不能代上手術枱，這麼一個漂亮的女人，她到底是怎麼樣的心境奔出家門，又

跳入污黑的大水中？也許就是因為她以前都感覺到人生非常的幸福，不知尚有苦在後頭，她沒有念過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，所以心裏沒有一點準備，人生的考驗一到就受不了，沒有打預防針，沒有免疫作用，苦到受不了時就自殺了，末學真懺悔沒有來得及告訴她佛法，讓她及時回心轉念向光明，回首向彌陀。這樣的苦法也許大家想「那很少嘛，自殺的人不多」。自殺的人很多吶，末學在腫瘤科工作，如果有一天沒有人來告訴我他想自殺，那天是大好的日子，非常稀有難得，真的啊！「我還是死了比較好！」是天天可以聽到的，求「健康快樂、被關懷」卻不可得時，往往就反過來自殺了，我常常三更半夜被叫起來處理自殺的事件，某某人想不開又要自殺了！不是他故意不願意活，是太苦了，不知如何撐下去。

還有人求生不能、求死不得躺在病床上，有位病人整個子宮、陰道下段腸子都爛掉了，只好在肚皮上開了一個人工肛門，然而也無能癒合，大便從肚皮裏頭一直流出來。她的房間在三樓，從二樓就可聞到味道，並不是她味道特殊，而是我們任何人遭遇到相同狀況，都會如此。她的兒子在裏頭照顧她，不得已用一條棉被把自己鼻子遮起來。這個人每天都想死，但找不到機會，有一天趁著她兒子去買早點的時候，就奮鬥的爬起來，從我們醫院的三樓往下面跳，沒想到恰好她的兒子正買豆

漿回來，看到媽媽從三樓那邊要跳下來，就趕快跑過去把她接起來，結果跳下來沒有死掉又外傷。本來就已經很苦了，再加上外傷，每天都痛苦的不得了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壽命未盡，自殺也無用，自殺後是無窮的六道輪迴，是無盡痛苦的重演。

詩人泰戈爾他說：「生時麗似夏花，死時美如秋月。」你要麗似夏花可能還不會很難，但要死時美如秋月，要下一番的功夫啊！有時候有些人，會責備我們佛教徒說：「唉！你們佛教徒總是喜歡講這個『死』，講『臨終』啊，太誇張了，好像忽略了這整個人生，佛教在人間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尤其你們淨土宗的人，天天念『阿彌陀佛』，準備要往生西方，真是消極。」其實感覺上整個人生好像在畫一條龍一樣，每一筆每一筆都非常的重要，臨終就如畫龍點睛，生時死時都重要，沒有一筆是可以苟且的，而念佛是至善之念，正是積極使生與死都至善至美。在這裏是先跟大家隨便聊一聊。末學今天要講的是「傾聽恆河的歌唱」，前幾年末學曾經到印度去，坐著渡船經過恆河，那時候靜靜傾聽恆河的聲音，那源源不絕的流音，感覺上是一條生死的洪流。凝神諦聽，恆河裡的每一個聲音，有小孩的、大人的、哭泣的、歡樂的……，這一切一切變化的聲音融合在一起，我們試試把這一切的聲音

融合成一句萬德洪名——阿彌陀佛。你看恆河的影像，每一個波影，你自己的倒影、親人、朋友的倒影，一切一切來來往往的船隻倒影，落日倒影、雲霞倒影、飛鳥倒影，這一切的倒影交織在一起，形成生命之河，讓我們一起來看恆河，讓我們傾聽恆河的歌唱。從恆河輪迴生死的歌唱，到佛陀覺悟的歌唱。對我們而言，恆河是一條親蜜的河流，因為佛陀在經典裏面經常用「恆河沙數」、「沙等恆河」來代表、來演繹出「無量無邊」的意義，在生命的恆河中，我們都是過河的游泳者、擺渡人……

渡船一直開，開到印度恆河邊的火葬場。印度人死了，很瀟灑，他們的屍體不用棺木，就直接用布包一包，甚至連甘地夫人都不例外，（只是包著國旗），就在這恆河邊的火葬場燒起來。有錢的人柴火足夠，燒成灰燼，丟到恆河裏面，沒錢的人隨便燒一燒就扔在河裏頭；那時候，我們去到那裏，看到恆河邊那個火堆上，翹起一隻黑色的腳，噢！這焦黑的腳到底是誰的腳呢？不久以前它曾經是粉紅的皮膚、透紅的，柔軟抱在母親的懷抱中。再不久以後，它是一雙美麗的足弓踩在花堆中，有很多青年男子渴望親吻它，漸漸的砂石路磨粗了它，水浸濕了它，漸漸的，它老了，漸漸的，它枯了，漸漸的它成為火堆上面焦黑蹣跚的一隻腳，慢慢的又變成

恆河邊的一抹沙。讓我們來聽一聽，傾聽恆河的歌唱，看一看恆河中的影像，這些影像是他人，也是我們自己，這些影像無窮盡的交融在一起。

生命的恆河中，有一位先生，平日愛吃檳榔、抽煙、喝酒，後來罹患了口腔癌，來到我們的診療室中，他口腔內的癌已長大、腐爛、穿透了面頰，不斷地流出膿水，食物會由穿孔中漏出來，這時，即使喝平日所嗜的酒，都痛如「烱銅灌口」，即使吃平日所愛的檳榔，也苦似「吞熱鐵丸」。壯實的身體，在無法進食及萬分懊惱中很快消瘦了，痛苦中只好插一支鼻胃管到胃裡灌食，他的太太無限悔恨地告訴末學：「我們夫妻二人經常吵架，他罵我，我很生氣，也就罵他：『好，你罵我，你會得口腔癌，我要你得口腔癌！』誰知道他真的得了口腔癌時，最痛苦的就是我，除了要隨時跟著處理滴滴答答流出的濃血涕唾，陪他南南北北找醫生，還要煩惱錢……」，其中真有說不盡的辛酸血淚，相信她若早能預知今日的苦景，便會珍惜彼此康健共聚的時光，也會認為：「他罵我時，我寧可去禮佛百拜，為他祝福，再請他吃冰淇淋，也不願與他惡言相罵！」二人一起在香港中念佛，不是比吵架舒暢多了嗎？可惜我們常會選擇痛苦的方式消耗這苦短的生命，對於這不久住的身體也是——「無病時糟蹋，有病時埋怨」，但願我們在這轉眼即逝的因緣中，掏出悲心

誠懇相待，氣惱和懷恨會為自己鋪下荆棘路。這位患者告訴末學，他平日喜歡釣魚，檳榔煙酒伴釣竿，很覺爽快，但是，在癌爛穿了面孔時他突然深深觸動，感受到了魚鉤刺入魚面頰時，魚兒心中的痛苦和害怕，這是一個說話已困難的人，在末學為他處理膿血溢流的傷口時，勉力發音吐露的覺醒、懺悔，他感受到：當日為了短暫快樂所加給魚的顫慄、痛苦，今天返回到自己身上，竟也是口頰穿孔的痛苦，當自己吞嚥就像熱火在燒、刀在割時，也是忍不住想掙扎蹦跳，這和魚兒在釣鉤上、魚簍裡的掙跳，又有什麼兩樣？他給末學上了刻骨銘心的一課，因果絲毫不爽——「莫道群生性命微，一般骨肉一般皮，勸君莫打枝頭鳥，子在巢中望母歸。」

一位年老的患者，他的口腔也被癌所侵蝕，為切除癌做了一個手術，臉頰都割掉了，這是很大的一個手術，從胸部還得割皮過來補面頰，手術必須分幾次進行，這種痛苦須要很大的勇、忍才能承擔。當我夜晚到病房巡視的時候，看到他的眼睛瞪著天花板，深夜了還沒有辦法入眠，寒冷的夜晚，淚水也是淒涼的，我們要怎樣安慰這種痛苦的心呢？他本來在等待，等待第二次的手術，可是他沒有能夠活到做最後一次的手術。我們也許常在等待要做什麼，但未必能活到那時候，好事速辦，念佛趁早。

在照顧口腔癌患者時，常不禁想到，偶然自己口內有一個小潰瘍就疼痛不堪，一吃鹹辣更刺激難耐，何況這麼大爛穿面頰的傷口，吞口水也要顫抖。當我們出言不遜時，用五秒說一句話，可以使人終身傷心，而果報回到自己的身上，便會如口腔癌一般痛苦。檳榔煙酒也許有片刻的麻醉之樂，卻可招來醫藥無法減輕的痛苦，真要慎重、再慎重，縱意的快樂須臾即過，苦楚的時光，一日如百年漫長。

我們的第一、第二診察室是相連的，有一扇門互通，有一天，在「一診」看一位乳癌五十多歲的婦人，她幽幽地啜泣，因為有種藥物，勞保局還未能通過給付，她感覺到經濟及疾病的壓力，忍不住哭了，當時「二診」另有一位才三十歲的乳癌患者在候診，聽見了她的哭訴，立刻找末學，把錢包中的錢掏出來，示聲告訴末學說：「郭醫師，請幫忙把這一點送給隔壁那位太太」，她紅著眼眶說：「大家同是受苦」。末學深受感動，讚歎她的菩薩精神，因為末學了解，她自己的處境，其實比另一位更困難，她的孩子還在襁褓中待餵奶，先生收入並不多，又無勞保，經手術、住院，積蓄已空，當外科醫師介紹她到本院作放射治療時，她曾因無法負擔治療費而打算放棄生命，她說：「但那天初診，看到您們的白板上正好寫著『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，今夜我仍要在園中種滿蓮花』我才鼓起勇氣振作要活下去，才向娘

家借錢來治療，生命真是無常，而充滿痛苦的考驗，我雖然沒有什麼能力，但總有一種心意，希望盡一份心力，幫助同在受苦的人能離苦得樂」。末學非常感動，同患乳癌，有人哭泣而悲惱，有人走出自己的悲哀，進而為他人拭去眼淚，發揮生命的光輝，活著一日便種一日蓮花，自然滿池芬芳。試想疾病的治療須受多少折騰，假如把這百般折騰換來的卻是用生命在悲泣，不是太可惜了嗎？何不共種香潔的蓮呢？即使微笑也是布施啊——但教一念慈悲起，疾病貧困皆無礙！

有一個六歲的小男孩，他得了淋巴癌，這麼小小的年紀，就得做好多的治療，每隔一段時間只要他的白血球升高，就必須來打那種會引起嘔吐副作用的藥物，以延續他生命，令他高興鼓掌的事，就是他白血球降得很低，低得不能作化學治療，大人擔憂這過低的白血球有感染、及有生命的危險，他卻如獲釋放，暫得免刑般歡喜，他告訴我：「每天除了閉路電視就是閉路電視」。他的家境算是很好，給他一個小房間，每天看閉路電視。他告訴我說：「我姑姑要結婚了，請我做小新郎（花童），唉！要是我能長大就好了，可是不知道能不能長大？」這是一個六歲的孩子講的話，多麼令人心酸！他有時候坐在診察室外面準備要打針，本來是高高興興拿著玩具來的，一走到門口就知「痛苦又要開始了」。有時候，他會咬緊牙根把手伸

來，自己找到一條血管說：「哎！注射這一條啦。」有時候他也會悲從中來，坐在外面不肯進去，他不會哭泣出聲，只默默含淚，他從第一次來抽一個耳朵血哭了一個、二個小時，到現在受苦這麼久了，他已經非常了解掙扎是沒有用的，他已經開始勇敢的承受了。多可憐的孩子，可是在這個人生中，你要是不想老，就要短命；不想短命就要老。

有一位末期鼻咽癌的患者，年紀才三十出頭而已，一般而言，若三十出頭就死，你會說短命啊！可是她的三十出頭已經讓她的家人，覺得長得無法忍受了，丈夫要兼顧患者與小孩，不得已須常請假，因此也失業了，全家經濟陷入困境，於是到慈濟功德會請求幫助，慈濟功德會答應他，要幫助他很龐大的醫藥費。然後他的母親說：「哎！那些菜姑說要拿錢給我，怎麼沒有？」我說：「人家不是欠的，慈濟功德會的錢是來自大家省吃儉用，幫助人，不忍心您受苦，不是每一個人家裏剩下好多錢才拿出來的。」她說：「哦！」好了，錢財不要擔心了——有人出錢了，但是全家心結綁得緊緊彷彿失去了太陽般暗慘，病人也沒有安心的活下去。她的母親照顧到非常疲累，就說：「你要死不趕快死，害我們跟著你受苦。」她的丈夫苦得常抱著頭來問我：「她到底可以『拖』多久？」我說：「不要說『拖』好不好？在這

個人人生，活著一天多麼寶貴，相聚一天多麼難得，不要用『拖』的嘛！」假如一直注視著自己的苦與黑暗，即使無病也是在拖命；假如望向光明，即使日子坎坷，依然值得感謝；如果好好珍惜，三十歲比起十五歲的孩子已是兩倍，比起六歲的孩子已是五倍長壽。

心地可以改造命運，在比前位患者更艱難的遭遇裡，卻有人用佛法，以感恩的心而全家過得比健康時更充實快樂。有一位朋友，她才三十多歲，卻就因骨癌，前後已開過二十次刀，在大動脈出血不止中，把腿鋸掉了，然而她告訴末學：「我很慶幸，我失去了一條腿而聞到佛法，假如我沒有聽到佛法，不知道還要再造多少業，受多少苦。」她的先生在手術房外等待過她開二十次刀，您可以想像那種心情，但他卻如菩薩一般，扶持照顧，了無埋怨；學佛以後，先生陪她撐著拐杖，送親手做的點心去醫院探望同病的患者，鼓勵他們念佛。末學約她「您背好阿彌陀經，我們便一起去拜山，為一切癌症患者迴向」。於是全家人陪她一起背經，才讀小學的女兒也鼓舞她：「媽媽，您把阿彌陀經背得一字不差，我就給您五百元獎金」，她手上一邊做加工，一邊背經或念佛，晚上便背經給家人聽，當背到一字不差那一天，她說：「我們全家高興得像什麼似的！」背經中做手工，連獎金，不意竟賺了四